赵开美本《伤寒论》桂枝加附子汤剂量疑考*

李志鸣[1,2]，陶晓华[1,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为太阳中风误汗亡阳而设。赵开美本《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剂量并非桂枝汤加附子一枚，而是于桂枝汤基础上又增加了甘草一两，对此，争议颇多。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伤寒论》现存主要版本、宋以前医籍记载、黑水城出土的《伤寒论》抄本残页等文献，认为北宋校正医书局刊行的《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原剂量应为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甘草为二两。赵开美本中甘草三两的剂量，并非因发汗太过，在桂枝汤基础上刻意增加一两，补气滋阴以祛邪，应为刻印过程中失误所致，当予以校正。

关键词：《伤寒论》；赵开美本；桂枝加附子汤；甘草；经方；版本；桂枝汤类方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5.01.026
中图分类号：R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5)01－0136－05

Study on Dosage of Guizhi Jia Fuzi Decoction in Zhao Kaimei′s Version of *Shang Han Lu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LI Zhiming[1,2], TAO Xiaohua[1,2]

1.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100029;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100029

Abstract: Guizhi Jia Fuzi Decoction, which was proposed in *Shang Han Lun*, was designed for the Yang Qi depletion syndrome when the sweating method was used by mistake in treatment of Taiyang Zhongfeng Disease. The dose of Guizhi Jia Fuzi Decoction in Zhao Kaimei′s version of *Shang Han Lun* is not the case of Guizhi Decoction plus one piece of Fuzi (Aconitum carmichaelii), but one or two pieces of Gancao (Licorice) is added to Guizhi Decoction. However,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is paper,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bibliographic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analyzing the existing major versions of *Shang Han Lun*, the medical records before Song Dynasty, and the remnants of the copy of *Shang Han Lun* unearthed in Heishuicheng City, etc.,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riginal dosage of Guizhi Decoction Jia Fuzi Decoction in *Shang Han Lun* published by the Bureau of Correcting and Medicin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one piece of Fuzi being added in Guizhi Decoction with two Liang of Gancao (licorice). The dosage of three Liang of Gancao in Zhao Kaimei′s version of *Shang Han Lun* is not the deliberate dose increasing by one or two Liang based on Guizhi Deco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plenish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to get rid of the Evil Factors with too much sweating. Actually, the dose of three Liang of Gancao in the formula is just a mistaken dose in process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 which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Shang Han Lun*; Zhao Kaimei′s version; Guizhi Jia Fuzi Decoction; Gancao (Licoric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versions; modified Guizhi Decoction

《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集理法方药于一体，开创了辨证论治之先河，被称为“方书之祖”。《伤寒论》自成书以来，经过 800 多年的朝代更迭与编次抄录，部分散佚不全，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其诠次整理，先后刊行了大字本与小字本。明代赵

*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揭榜挂帅”项目(2022－JYB－JBZR－010)

开美据小字本《伤寒论》翻刻，称赵开美本（简称赵本）。

经方之所以历经千载仍在临床广为流传，药物剂量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历代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桂枝加附子汤一条为太阳中风误汗而设，方中桂枝汤解散风邪，兼和营卫，加附子补助阳气，止汗救液。但赵本《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剂量并非桂枝汤加附子一枚，而是又增加了甘草一两，这对临床应用此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通过分析各版本与中医古籍中"桂枝加附子汤"的相关文献，以期对该方的准确剂量进行详细的分析考证。

1　赵开美本桂枝加附子汤中甘草增量分析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载："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1]。"因太阳中风发汗太过遂汗漏不止，因发汗阳气益虚而恶风，汗出亡津液，则小便难者，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故用桂枝加附子汤，以固表祛风，而复阳敛液。此条下剂量为："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三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桂枝汤，今加附子。将息如前法[1]。"方名为桂枝加附子汤，但此处实际量为桂枝汤加附子，又增炙甘草一两，对此，众说纷纭，分述如下。

1.1　甘草补益中气而祛邪　桂枝加附子汤为误汗而汗出不止，以致津液亏虚。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本草纲目》云："甘草外赤中黄，色兼坤离、味浓气薄，资全土德，协和诸药，善治百邪，有元老之功，可谓药中之良相也[2]。"李明等[3]认为，此处甘草的大剂量使用可以补益中气，充正气之源而却邪。

1.2　甘草与桂枝相伍，补益阳气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气味辛甘发散为阳。"桂枝与甘草配伍，一辛一甘，可补益阳气。《伤寒论》中桂枝甘草汤，为典型的辛甘配伍，治疗发汗太过，心阳不足的病症。桂枝加附子汤也因汗出太过阳气虚弱，加大甘草剂量，可补益阳气，阳密则漏汗自止，恶风自罢，阳回则小便自利，四肢自柔[4]。

1.3　甘草与芍药相伍，滋阴养血　甘草配芍药，在《伤寒论》中有 25 首方剂配伍使用。芍药与甘草相配，酸味能收、能敛，甘味能补、能和、能缓，酸甘相伍，不但可以加强养阴的作用，而且能化阴生津，即"酸得甘助而生阴"[5]。芍药甘草汤中重用芍药与甘草各四两，治疗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王虹[6]认为，桂枝加附子汤一条，亦因汗出太过阴液亏虚，导致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此处增加甘草一两，与芍药比例为 1∶1，酸甘化阴以濡养筋脉，缓其拘急。

1.4　甘草与附子相伍，缓急温阳　附子辛热峻猛毒烈，而甘味药"能缓"，具有缓急、缓和的作用，用甘味之品的甘草与附子配伍，可收和药、缓急、制毒之效。如张景岳所言："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后缓；附子之性毒，得甘草而后解[7]。"同时，附子辛热，甘草甘平，附子与甘草辛甘化合，可增强益气温阳的作用。故张宇燕提出桂枝加附子汤一条，因过汗损伤人体阳气，故加附子一枚以助元阳而固表，温阳化气利小便，甘草增加一两，可制附子辛烈之性，助附子温阳之功[8]。

1.5　甘草剂量或为讹误　亦有部分学者对此条中甘草剂量持有疑问，并参考《伤寒论》的别本《金匮玉函经》予以校注。如日本医家丹波元简以赵本为底本，集诸家见解，撰写《伤寒论辑义》，是书中对桂枝加附子汤一条甘草剂量之后出注："《玉函》作二两[9]。"刘渡舟教授《伤寒论校注》中亦对此条中甘草剂量持有疑问，注道："甘草三两，《玉函》卷七作甘草二两[1]。"

2　桂枝加附子汤剂量考

桂枝加附子汤一条中，方后注言明："本云桂枝汤，今加附子，将息如前法。"方后注仅说明于桂枝汤中加附子，未提及增加甘草，桂枝汤中甘草为二两，而此处甘草三两，不免令人生疑，是赵本《伤寒论》排版讹误，还是宋本《伤寒论》此条剂量原本如此？

2.1　《伤寒论》不同版本对比　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的《金匮玉函经》，同样经过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整理后流传于世，《金匮玉函经》中桂枝加附子汤一条方药为"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10]，其中甘草剂量为二两。

《康治本伤寒论》，因卷末有“唐贞元乙酉岁写之”字样，被认为是唐人手抄的卷子本，于 19 世纪中叶在日本发现。该书中亦有桂枝加附子汤条的记载，即“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11]，方药中甘草亦为二两。

成无己引经据典，逐条逐句详尽注释，著成《注解伤寒论》，为医家所重视，也成为《伤寒论》主要流行版本之一。根据钱超尘先生考证，《注解伤寒论》是以北宋元祐三年（公元 1088 年）刊行的小字本《伤寒论》为底本注释而成[12]。《注解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一条，未列方药，仅云：“桂枝加附子汤方：于桂枝汤方内，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余依前法[13]。”成无己所看到的宋本《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也为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甘草亦为桂枝汤中的二两，而非三两，故而此处省略方药。

《伤寒论》另一传本高继冲本，保存在北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卷八之中，桂枝加附子汤一条作：“太阳病发其汗，汗出不止者，其人必恶寒，小便难，四肢拘急者，宜桂枝附子汤[11]。”方药作：“桂枝附子汤方，桂枝一两；附子一两，炮，裂，去皮脐；赤芍药一两；甘草半两，炙，微赤剉；上件药，捣筛为散，每服四钱，以水一中盏，入生姜半分，枣三枚，煎至五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11]。”高继冲本此条方名虽作桂枝附子汤，但方药亦为桂枝汤加减，只是宋代具有煮散风尚，方药剂量也根据煮散进行了调整，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方中甘草与桂枝、芍药剂量并不相同。

2.2　宋之前医籍记载　王叔和《脉经》中收录了大量《伤寒论》条文，《脉经·卷七·病发以后证》中有桂枝加附子汤的记载：“太阳病，发其汗，遂漏而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属桂枝加附子汤[14]。”《脉经》未记载方药组成，但从同篇条文的记载中可见端倪，“发汗后，身体疼痛，其脉沉迟，属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汤”[14]，此条方名赵本作“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因此，若桂枝加附子汤条甘草增量，则方名或为桂枝加附子甘草汤。

唐代孙思邈在撰写《千金翼方》时，见到了近于全秩的《伤寒论》，并将其全部收录在《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之中。《千金翼方·卷九》也记载了桂枝加附子汤一条，即：“太阳病，发其汗，遂漏而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汤主之。桂枝中加附子一枚炮即是[15]。”此段虽未列出桂枝加附子汤方药组成，但也言明桂枝加附子汤为桂枝汤中加附子一枚，未提及加甘草一两。

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方》所收录的《伤寒论》不仅有方剂，卷一开篇还有中医理论内容，据钱超尘先生考证，王焘所摘录的《伤寒论》为来自六朝的传本[12]。《外台秘要方·卷第二十三·杂疗汗出不止方》记载有桂枝加附子汤，且言明引自张仲景《伤寒论》：“又汗后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汤方。大枣十三枚，擘；附子一枚，大者，炮去皮，破八片；桂心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炙，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忌猪肉、冷水、海藻、菘菜、生葱。《延年》同。此本张仲景《伤寒论》方[16]。”方中桂枝作桂心，大枣为十三枚，甘草作二两。

日本医家丹波康赖广搜医籍，博采百家，于公元 984 年编撰成《医心方》一书，保存了很多传于六朝隋唐的经验方。《医心方》中载有桂枝加附子汤一条：“凡发汗后，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桂枝加附子汤主之。”“桂枝加附子汤者，汤中加附子一枚是也[17]。”《医心方》还记载了桂枝汤剂量，即：“桂心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擘[17]。”由此可知，《医心方》中桂枝加附子汤条，甘草亦作二两。

2.3　出土文献记载　黑水城出土文物 F20：W10 是《伤寒论》方药抄本的残页（图 1），抄录格式为先方后证，其中煎煮法为煮散法，且行文简略，据沈澍农先生考证，抄本内容形成于煮散法盛行的两宋年间，但抄写时间则可能在南宋或更后[18]。残页中有与桂枝加附子汤条相关内容，证候作：“小便难，发汗遂泻漏不止，恶风，四体微急，难以屈伸。”方药仅存：“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四钱，水二盏，煮，去滓，温服。”其证候表现与赵本桂枝加附子汤一条相似度极高，却将“小便难”置于句首，结合后文句首“小便不利”，不难看出，是按照某类症状进行分类的编排方式。由残页中残存的三味药物剂量可知此处桂枝加附子汤甘草亦为二两。

2.4　赵开美本可与不可篇与桂枝汤类方方名　赵本《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亦有桂枝加附

子汤的论述，证候同前，但方药组成不同，“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桂枝汤，今加附子[1]。”方后注也提及此方为桂枝汤加附子汤，方药中甘草亦为二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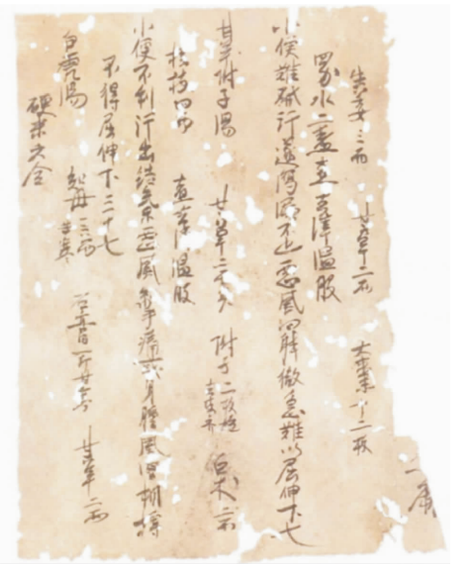


图 1　黑水城出土文物 F20∶W10《伤寒论》抄本残页

《伤寒论》中凡桂枝汤加减方，方名中均有加减药物，如：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等。从桂枝加附子汤方名中，也未提及增加甘草剂量。

2.5　小结　综合分析《伤寒论》不同版本、宋以前医籍文献、赵本卷八桂枝加附子汤条方药组成等传世文献以及黑水城《伤寒论》方药抄本残页的出土文献，桂枝加附子汤原始剂量应为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甘草剂量为二两，而非三两。

3　甘草剂量讹误分析

北宋校正医书局集国家之力，校勘整理的《伤寒论》，对有疑问之处或不同版本会出注说明，但桂枝加附子汤一条后并未出注，说明校正医书局刊刻的《伤寒论》此条在版本和方药剂量方面并无疑问。此外，成无己以校正医书局刊行的《伤寒论》为底本而作的《注解伤寒论》，和抄于北宋之后的黑水城《伤寒论》方药残页，甘草均作二两，说明宋本《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一条，甘草为二两。

赵开美影北宋小字本《伤寒论》，虽字体、字距、行格、篇段依照原版式，但根据现存的五部《仲景全书》，也能发现刻错修补的痕迹。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所藏为首刻本，有少许讹字，中国医科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属于修刻本，对初刻时明显的讹字进行剜改修正[19]。由此可见，赵本虽为影宋本，但是校勘不精，这和明代刻印“校勘不善，讹谬滋多”的整体刻书环境有关，以至于清代陆心源发出“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感慨[20]。

赵本卷二桂枝加附子汤中甘草剂量的讹误，可能因数字形近所致，特别是“二”与“两”上的一横相近，写样、刻版时极易讹误为“三”。朱石兵通过比对《金匮玉函经》与赵本《伤寒论》，发现在药物剂量上，“二”与“三”的差异较多，如：桂枝二越婢一汤，《金匮玉函经》生姜作“一两三铢”，赵本生姜作“一两二铢”；桂枝加大黄汤，《金匮玉函经》大黄作“三两”，赵本大黄作“二两”[21]。因此，赵本“二”讹误为“三”，应该是刻印工人在印制过程中造成的，或是写样工人书写的错误，或是镌刻工匠刻版的失误。

4　结语

版本研究是文献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正如叶纯芳所言：“在学术研究中，‘内容’与‘版本’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22]。”

本文通过比对现存《伤寒论》不同版本、宋以前医籍记载、黑水城出土的《伤寒论》抄本残页以及赵开美本可与不可篇中桂枝加附子汤的论述，认为北宋校正医书局刊行的《伤寒论》中桂枝加附子汤原剂量应为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甘草为二两。赵开美本桂枝加附子汤条中甘草三两的剂量，并非因发汗太过，而于桂枝汤的基础上，刻意增加一两，补气滋阴以祛邪，应为刻印过程中失误所致，当予以校正。无古籍则无理论根基[23]。本文通过桂枝加附子汤甘草剂量的详细考证分析，可为临床正确应用此方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刘渡舟. 伤寒论校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6，46.

[2]李时珍. 本草纲目校点本上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693.

[3]李明,李光. 仲景运用甘草刍议[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20(1):17 - 18,49.
[4]杨学,孔祥亮,岳小强.《伤寒论》甘草量效探微[J]. 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7(3):268 - 272.
[5]刘萍.《伤寒论》芍药 - 甘草药对量效关系探究[J]. 辽宁中医杂志,2022,49(3):67 - 69.
[6]王虹. 浅析《伤寒论》中甘草之运用[J]. 天津中医药,2003,20(2):49 - 50.
[7]张景岳. 本草正[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8]张宇燕,万海同,杨洁红,等. 附子配伍甘草减毒增效的研究[J]. 中医杂志,2012,53(16):1365 - 1368.
[9]丹波元简. 伤寒论辑义[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10]张机. 金匮玉函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11]李顺保. 伤寒论版本大全[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12]钱超尘.《伤寒论》文献新考[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13]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14]王叔和. 脉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15]孙思邈. 千金翼方[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16]王焘. 外台秘要方[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17]丹波康赖. 医心方[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8]沈澍农. 黑水城《伤寒论》抄本残片考证[J]. 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1(2):213 - 227.
[19]钱超尘. 刘渡舟本《伤寒论》所据底本述实[J]. 国医论坛,2014,29(3):1 - 5.
[20]李玉安. 中国图书散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21]朱石兵.《金匮玉函经》文献研究[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23.
[22]叶纯芳. 理解版本的方法与效用[J].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12(2):260 - 272.
[23]张楚楚,刘莹,张伟娜,等. 中医古籍临床今用存在问题与路径[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67 - 72.

收稿日期:2024 - 08 - 16

作者简介:李志鸣(1994 -),男,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伤寒论》病证辨治规律及中医古籍知识表达。
通信作者:陶晓华(1963 -),男,江西庐山人,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伤寒论》病证辨治规律及中医古籍知识表达。E - mail:xhtao1963@126.com

编辑:秦小川